



寓簡卷第五

而標崇此書書
唐德宗樓閣謂

山泥作語

明遠

纂

國都莫如長安自石晉西失靈武北失幽燕則秦地被
邊故國朝因五季都汴滎澤索水黃河所匯流以入
汴汴地形最卑本非國都是以范文正公建議脩洛
陽朝廷重遷不能從也

古來黃河由滑入鄆以都汴故欲大名等處在河之內
故穿新河河失故道爲害尤大自中原失守河渠皆
已遷徙或堙廢國家恢復中原而汴京亦不可復建

寓簡卷五

一知不足齋叢書

都矣當治秦中洛陽如東西京耳

國朝舊制御史闕員則命翰林學士與中丞知雜迭舉
二人上選用其一治平二年闕監察殿中兩員舉者
未上一日內出尚書郎范純仁太常博士呂大防姓
名用之二人者一時名臣後皆以道德功業爲賢宰
相天下稱之曰汲公曰忠宣英宗自小官一舉而得
之可謂知人也哉

本朝以詞賦取士雖曰雕蟲篆刻而賦有極工者往往
寓意深遠遣詞超詣其得人亦多矣自廢詩賦以後

無復有高妙之作昔中書舍人孫何漢公著論曰唐
有天下科試愈盛自武德正觀之後至正元元和已
還名儒鉅賢比比而出有宗經立言如邱明馬遷者
有傳道行教如孟軻揚雄者有馳騁管晏上下班范
者有凌轢顏謝詆訶徐庾者如陸宣公裴晉公皆負
王佐之器而猶以舉子事業飛騰聲稱韓退之柳子
厚皇甫持正皆好古者也尚刻意雕琢曲盡其妙持
文衡者豈不知詩賦不如策問之近古也蓋策問之
目不過禮樂刑政兵戎賦輿歲時災祥吏治得失可

寓簡卷五

二知不足齋叢書

以備擬可以曼衍故汗漫而難校渙忽而少工詞多
陳熟理無適莫惟詩賦之制非學優才高不能當也
破巨題期於百中壓強韻示有餘地驅駕典故混然
無跡引用經籍若已有之詠輕近之物則託興雅重
命詞峻整述樸素之事則立言迢麗析理明白其或
氣燄飛動而語無孟浪藻繪交錯而體不卑弱頌國
政則金石之奏間發歌物瑞則雲日之華相照觀其
命句可以見學植之深淺卽其構思可以覘器業之
大小窮體物之妙極緣情之旨識春秋之富豔洞詩

人之麗則能從事於斯者始可以言賦家流也其論作賦之工如此非過也

凡改元紀號最忌與前世諡號陵名相犯本朝熙寧崇寧二名乃南朝章后宣后二陵名也亦當時大臣不學之過

元豐改官制新作尚書省車駕臨幸自令僕尚書侍郎以降各分省戶皆命翰林待詔書周官一篇於廳壁蘇子容爲謝表云三朝漢省已叨過輦之恩六典周官願謹書屏之戒當時稱之

富簡卷五

三知不足齋叢書

故事朝殿惟起居郎舍人得直前奏事徽宗朝政和間嘗因政府議事久上體倦欲興而史官直前不得已強畱聽之所言非切務也上不樂居無何京師大水李綱爲起居舍人袖疏欲論災異知閣朱孝莊竊知而密奏之宰相退綱欲前上忽宣諭曰李綱與外任奏不得上自此直前奏事幾廢矣予觀唐德宗朝高宏本正牙奏事而所論但逋欠耳德宗怒遂詔罷正牙奏事議者謂正牙奏事武德以來不敢輕改所以講政事達羣情宏本言謬黜之可也不當因人而毀

舊法李綱之罷無有以公宏本之事諫者惜哉

紹興初宗人必先

與求

爲中執法子旣冠遊學在所必

先問子曰御史風聞言事風聞二字有據乎子曰王
導遣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
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公明
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邪
又元魏武泰中御史中尉奏請取內外老簿吏部除
書中兵勳案并諸殿最欲以案校虛實任城王澄爲
司空表言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豈有移一省之事自

寓簡卷五

四知不足齋叢書

考差殊如此求過誰堪其罪事遂不行又梁書侍御
史虞曠奏風聞豫章內史伏暉怨望事又廷尉卿袁
翻奏曾染風聞者悉不斷理風聞二字茲可據乎恐
淺學未之盡也于時言事者傷煩碎失體冥搜隱惡
往往失實故子及之必先稍覺子意因曰旣得風聞
所據又戢良箴子蓋吾宗忘年友也

國初違制之法無故失率坐徒二年王沂公爲相請分
故失非親被制書者止以失論章聖皇帝不悅曰如
是無復有違制者沂公曰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

矣自是違制遂分故失舊制按問欲舉如鬪殺劫殺
鬪與劫爲殺因故按問欲舉可減以謀而殺則謀非
因故不可減而法官許遵奏讞阿雲減死蘇子由雖
言其非是然嘗曰遵議雖非而要能活人吾議則是
而要能殺人予意亦難改之嗚呼君子重於用法或
不難於犯顏以救議刑之失或不嫌於屈法以廣好
生之恩如二人者可謂合於罪疑從輕之理者矣子
由又言遵子孫皆顯官郎中刺史十餘人一能活人
天理固不遺之矣然則深文好殺陷人於死者揆諸
天理可不畏哉

寓簡卷五

五知不足齋叢書

國朝天雄軍豪家芻蕘亘野時誘姦人穴官堤爲弊咸
平中趙昌言爲守廉知其事未問一日堤潰吏告急
昌言命亟取豪家所積給用塞堤自是不敢盜穴爲
姦安豐芍陂孫叔敖所創爲南北渠溉田萬頃民因
旱歲多侵耕其間雨水溢則盜決之遂失灌漑之利
李若谷知壽春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調瀕陂之
民使之完築自是無盜決者此二事正如用兵所謂
伐謀攻其所必救者其權智可喜也世之言政術豈

虛也哉

富鄭公爲樞密使英宗初卽位賜大臣永昭陵遺畱器物已拜賜又例外獨賜鄭公如于鄭公力辭東朝遣小黃門諭公此微物不足辭雖家人亦以爲不害大體屢辭恐違中旨公曰此固微物要是例外也大臣例外受賜不辭若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竟辭不受

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氣節而濶畧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厚其爲帥辟置幕客多取見居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於吏議深文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用多得賢能之士文正公眞一世英傑也石林嘗爲予言之

范文正公微時嘗慷慨語其友曰吾讀書學道要爲宰輔得時行道可以活天下之命不然時不我與則當讀黃帝書深究醫家奧旨是亦可以活人也公旣仕進顯貴入爲執政大臣出爲大帥其謀謨經畫所活多矣於醫則固未暇也君子之重人命其立志如此

予觀東晉殷浩妙解脉法嘗有給使叩頭祈死詰問久之乃言小人有母年垂百歲抱疾不除若蒙官一診視便有生理退就屠戮無恨浩爲按脈處方一劑便愈於是悉焚經方嗚呼浩功名大繆幸有絕藝可以起死而深諱其事反以能活人爲慚悔自范公視之浩可謂不仁者哉浩不善用其所能而強爲其不能宜其敗也

韓魏公在中書同列議養兵之弊無術以革之魏公沈思良久曰養兵雖非古然積習已久勢不可廢非但

寓簡卷五

七知不足齋叢書

道光甲申修刊

不可廢然自有利民處不少古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夫婦長有生死別離之憂論者但云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詩中石壕吏一首讀之殆可悲泣調兵之害乃至此今收拾一切强悍無賴游手之徒養之以爲官兵絕其出沒閭巷嘯聚作過擾民之患良民雖稅賦頗重亦已久而安之樂輸無甚苦也而得終身保其骨肉相聚之樂此豈非其所願哉予謂天下事有古今利害不同者如魏公之言可謂盡變通之道矣治道無古今致治之迹固不

可泥也

楊文公危言直道獨立一世嫉惡如仇讎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以邪說進者意欲扳公入其黨中因間語公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公正色疾聲荅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幸臣大沮心切銜之竟以事中公逐之

程氏之學自有佳處至椎魯不學之人竄迹其中狀類有德者其實土木偶也而盜一時之名東坡譏罵斬侮略無假借人或過之不知東坡之意懼其爲楊墨

寓簡卷五

入知不足齋叢書
道光甲申修刊

將率天下之人流爲矯虔庸墮之習也闢之恨不力耳豈過也哉劉元城器之言哲宗皇帝嘗因春日經筵講罷移坐一小軒中賜茶自起折一枝柳程頤爲說書遽起諫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弃之溫公聞之不樂謂門人曰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者正爲此等人也歎息久之然則非特東坡不與雖溫公亦不與也

東坡謂樂天草張平叔戶部侍郎度支制誥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又退之所議平叔鹽法至爲割剝

意其人必小人也子觀柳氏家訓載公綽爲御史中丞時張平叔以僥倖承寵一夕罪發鞫于憲府吏引曰張侍郎公叱曰賊吏豈可呼官命復引曰囚張平叔窮竟盜官錢四十萬緡然則平叔之爲小人有顯狀矣

司馬君實依禮記作深衣冠簪幅巾摺帶去朝服則衣之謂邵堯夫曰先生可衣此乎堯夫曰雍爲今人當服今時衣耳君實歎其言有理而合于通變之義也近時有士大夫好爲怪服號曰唐妝子謂稽古不至

寓簡卷五

九知不足齋叢書

秦漢以上固已淺矣而況於唐乎

邵伯溫言洛陽有老人曰党翁者賣藥水南北行步甚快自言五代清泰中嘗爲兵經事柴太宗有放停公帖可驗其衣服猶唐妝也有妻無子有問以前事者皆不荅元豐中不知所在按清泰至元豐一百五十年党翁在清泰時已爲兵則已不下三十歲矣計其壽當一百八十餘歲而不知其所終豈非異人也哉漢孝文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亦年一百八十餘歲獻其樂書自言能鼓瑟導引吾意二人皆得道長生

者歟安得復見之哉

司馬溫公主差役之法雖其門下士如范忠宣亦未以爲便也東坡議如忠宣溫公不聽至與東坡幾不相樂又意在必行限止五日時姦臣蔡京知開封府迎合溫公意用五日限盡改畿縣雇役爲差役至政事堂白溫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嗚呼任用小人而欲法之必行如商君者王介甫之術也而溫公以道德居相位亦效尤何哉東坡以刺義勇事謂不容某一言責之當矣

寓簡卷五

十知不足齋叢書

張安道自禁林謫守滁州暇日遊琅琊精舍恍然省記前生使人登佛屋梁間獲經函發視卽佛語心品細視筆畫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夙障冰解樂全蓋琅琊山僧後身也元豐中東坡謫居黃州子由亦遷高安時雲菴師居洞山嘗夢與子由偕出近郊云迂五祖戒禪師覺而異之遲明以語子由語未旣而蜀僧聰禪來曰我夜夢吾三人同迎戒和尚此何祥也子由大駭歎曰世蓋有同夢者耶與二士俱行二十餘里而東坡至然則東坡前身真戒禪師也許詢與沙門

曇彥同建浮圖未成而詢亡彥長年及見詢後身爲
岳陽王鎮越州彥呼之曰許立度來何暮昔日浮圖
今如故王曰弟子姓蕭名營彥乃以三昧力加被王
恍然寤前身逸史言袁滋微時居復州青溪山因賣
藥得見異人目滋曰此人大似西華坐禪和尚屈指
亡來四十七年矣問滋以年適四十七矣明皇雜錄
載房瑄爲盧氏宰與邢和璞閒步遇一廢佛宇坐松
竹下以杖扣地發之得叟師德與永公書數紙房沈
思記永公爲前身也三事與樂全東坡相類人生豈

萬簡卷五

十二知不足齋叢書

偶然哉

前輩謂今古文章無不可作對者如以不有君子其能
國乎對長爲農夫以沒世矣以九州四海悉主悉臣
對億載萬年爲父爲母子試宏辭表有云有文事有
武備與神爲謀無智名無勇功唯聖時克此四六集
句真可以爲戲笑東坡表啟樂語中間有全句對皆
得於自然遊戲三昧非用意巧求也翟公巽謝對衣
金帶表云謂臣有緇衣之宜敝子又改以臣從大夫
之後不可徒行其爲越州以擅放稅降官謝表云豈

若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旣安劉氏敢虞晁氏之危氣
象渾厚亦可喜也王履道作大扇對頗傷粗疎

近世爲四六多失文體且類俳而時有可觀劉斯立爲
其父丞相歸葬謝啟云晚歲離騷魂竟招於異域平
生精爽夢猶託於故人汪伯彥罷相呂元直當國汪
自辨殺陳少陽事呂令熊彥詩報啟云方一男子之
上書衆知無罪而諸大夫曰可殺公獨何心方金人
踰淮而南有銜命出境者執政爲報書云念寇至君
孰與守敢幸偷安而兵交使在其間幾能釋怨如此

寓簡卷五

士三知不足齋叢書

類可喜者不可概舉但全篇體格或不稱是耳有小
官爲貴人客醉中誤塗改貴人所爲文明日皇恐以
啟謝曰昨朝醉去巧兒作事拙兒嗔今日醒來大人
不責小人過戚里高氏子選尚僞公主富貴鼎來僞
主敗奪官不得名其家一錢或戲之云向來都尉恰
如彌勒下生時此去閒人又到如來喫粥處可一笑
也

近世言翰墨之美者多言合作予曾問邵公濟合作何
義曰猶俗語當家也當去聲予曰曾見法書異錄載王

羲之與簡文書云下官此書甚合作聊願存之得非
是乎北齊文宣時魏收作庖狄干碑序令樊孝謙爲
銘陸印不知以爲收合作也意與今所用不同殆非
也然亦何等語

寓簡卷第五

寓簡卷五

士知不足齋叢書

戊午八月十一夜校

寓簡卷第六

寓山沈 作詰 明遠

纂

蘇端明平生寢臥時已就枕則安然不復翻動至于終夕劉元城對賓客或晏居雖暗室常端坐略無歎仄至于終日二人亦有定力者

王介甫作新法如青苗取息之類亦有所自蓋祖述新室五均六筦之餘意也雖莽尚不能必行而介甫決意行之

近歲銜命出疆三節人從賞給豐腆貪冒之士不顧廉

寓簡卷六

一知不足齋叢書

恥至名執旗報信充廝役下陳號爲小底者亦欣然願爲之富民圖遷官恩例往往納直不貲清議不問也因讀退之韋丹墓銘載丹聘立新羅君長故事使外國者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覲官丹獨辭之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國不足於資宜上請安有賣官以受錢邪則知前世固已如此矣大凡作法於廉未必能繼作法於貪貪夫利之久遠不可革革之未幾必旋復也如韋丹安可復得之哉

近世居長吏之任者往往好行小惠而愛人以姑息長

惡客姦以媚愚民而賈虛譽布衣與冠帶競則布衣
勝不問理之所在事之曲直也其弊至於閭巷小民
凌犯士類善良受弊不得自伸此賊民之最甚者書
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然
則非道干譽與害民從欲者其惡均耳故聖人深戒
之諸葛武侯曰治世以德不以惠至論也

張文潛言國初時天下縣令多是資高選人年各已老
多曉田里間事又不自尊大與民通情利病得以上
達雖無峻整治狀而民亦蒙利上下相安自范文正

高簡卷六

二舟不足齋叢書

公始建請舉縣令以革舊弊爲令多新進少年所臨
斬斬曉文法然吏民畏之情不通矣往時雖有求於
民而民樂輸不以爲費比之事鞭箠以急稅賦擾田
里以督期會則大異矣予觀近日所用守令慨然有
感也故表而出之

靖康京城之變四方貢賦不至軍士須褚衣無帛以給
有爲太常少卿者建議法物庫自祖宗以來所藏祭
服充物不毀凡數屋若以給戰士袍襖僅可足用也
博士以下和之謂得權宜之策方命具奏有老吏前

致詞曰某胥也而肄於禮官蓋嘗習諸禮文之未矣
禮曰祭器敝則埋之祭服敝則焚之冠雖敝不以薦
履禮祀之服而可以爲軍衣乎奉常與其屬大慚沮
而止

今之學者謂得科名爲了當而仕宦者謂至從官爲結
裏嗟乎學所以明道脩身而仕將以行志及民也以
淺俗不根之學聲律對偶傳習時文一得科名則已
了當一生而進德脩業更無餘事矣以貪鄙無能之
質巧佞卑汚積累官簿一得從官則已結裏終身而

寓簡卷六

三知不足齋叢書

愛君憂國無餘事矣夫如是望其脩身及民何時可
哉予見士大夫無賢愚其言皆如此心竊怪之而不
敢闕也又干求舉狀云得文字一紙二紙可爲之羞
縮

人臣脩身植德以俟天命窮達得喪付之於天曰是有
命焉惟人主不可言命興亡治忽存乎一身罔敢責
命於天而歸過於數故人主而至於言命之地則是
人事已去矣

人臣雖得君要須使人主尊敬而憚不可狎也故言聽

諫行而不敢忽汲長孺之於漢武帝魏鄭公之於唐
文皇正如此使其身得以親近而易之則其言亦輕
矣宮之奇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已爲敵國
所料矣

天下事有可以爲恩不能爲恩而至於反爲怨則以其
不仁根於心者厚也今有法之所當與人情之所可
與而理之所宜與又衆憐其急難哀矜而欲與於是
斬而勿與能無怨乎雖終與也而加暫難焉是人雖
得之則亦恨且怒其不及事矣向使欣然而亟與之

雋簡卷六

四知不足齋叢書

雖其所當得猶以爲恩也君子非欲邀譽而行小惠
也人之危厄困窮事有甚難勢有至亟不可以久遠
期待者一受沮格則狼狽失所可無恤哉子有宗人
官嶺外死家貧無子其妻奉其喪以歸初不知有法
當得券也既至南昌大暑中子弔而知之爲請於州
會州闕守而某人領帥事某人者小人尤不喜爲義
事乃大書其牒曰會廣州廣州距洪五十餘程使暴
露烈日中以待報此豈理也哉嗚呼不仁甚矣

自昔功名與節義其事異其道不相爲謀成功業在器

度立名節在學識爲功業者尚權變非復名教所拘
故曰爲天下者不顧家父子兄弟之愛不問也同功
一體忌則殺之欺敵而就吾事此豈可以節義責也
哉爲節義者尚名教有利重若公相之任千乘之國
虧名教若毛髮許亟避去若罪讎有害至死亡在前
衆人嚙畏不敢端視苟可以立風節激貪懦尊名義
昭大法吾趨向之甚於嗜欲非功業成敗所能勸沮
也垂世教者當貴先名節而賤後功業所以爲天下
之大閑也

寓簡卷六

五知不足齋叢書

用人當以學術器識不當專用文詞之士使其人有德
量行實緣飾以文章固爲希世傑出雖無文采而識
量操履有公輔之望自不妨大用也沾沾儂薄浮華
自喜雖有翰墨之功必敗事無疑也

用人亦不必專主人望士固有得一人望而臨事乃
大謬者殷浩房琯之敗是也謝安適遇符堅天亡之
日僅能却敵其後勉強北征終以不濟一時虛名固
不足以得士不然說築傅巖之野豈以人望爲重哉
凡事度其在我者此心曉然明了則應之必易發之必

當不復加思慮而緩急皆中節矣。心之見未明也。物至則中撓而外變矣。凡處大事皆當易。難易之易之奈何曰：天下事不可易也。易之必難，惟無心於成敗禍福而惟道之從，惟理之合者能易之，不强求其必成，亦不果於邀福也。列禦寇曰：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其知言哉。

嗜利徇名之子見富貴之福而不見富貴之禍，富貴之福有限而富貴之禍無窮，有限者得其華，無窮者喪其實，孰擇焉。

寓簡卷六

六知不足齋叢書

傳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謂上無邪僻貪暴之政，使天下得以私議其非是也。而後世之監謗諱人開口論事而壅遏以媚主者，乃曰：有道之世而議論政事非庶人之職也。非職而言有罪焉，是禁天下之言甚於防川者，也不可以不察。

義有可與有可不與，禮有可受有可不受，惟當於禮義之中而已。魏沈玠舟行遇風，旬日絕糧，從姚彪貸百斛鹽以易粟，彪命覆鹽百斛於江中，謂使者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彼以急病告，勿與則已矣。而惡聲以

辱之是爲絕物不仁甚矣晉王脩齡在東山貧乏陶
範載米一船遺之却去曰王脩齡若飢自當就謝仁
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彼以善意來勿受則已矣而
戾氣以詬之是爲傲物無禮甚矣二者皆不當於禮
義之中處世接物不當如此

家多偏愛者衰國多騁倖者危人主自聰明而多能者
其臣益欺朝混亂而多制者其政益紕官聚斂而多
費者其積益虧兵民窮瘁而懷怨者其心必離賢士
失職而不容者其志必睽政令苛虐而好殺上下刻

寓簡卷六

七知不足齋叢書

急而無仁恩者其福祚必移自古以此亂亡蓋蔽而
莫之知也忽焉其可悲

汪彥章謫居永州有士人年八十餘自言曾見范忠
宣遷謫過郡時蒙引爲門下客公夫人在患難中每
遇不如意事則罵章子厚曰枉陷正人使我至此公
每爲一笑且以語寬之未嘗有幾微見於色詞也舟
行過橘洲大風雨中船破僅得及岸公乘急令正平
持葢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稍蘇公顧曰船破豈章
惇所爲耶嗚呼有道者處患難如此則死生禍福與

夫世之榮辱得喪一無所動其心者矣視子厚之區區則亦可憐矣

鄭顛道望之性耿直而通脫有英俠氣徽宗宣政間在館閣十年不遷人皆歎其流落而顛道晏然無求進之意李邦彥初拜相令所親通殷勤欲相薦爲從官於公意如何顛道徐曰望之世所簡弃相君方正位槐鼎畱意人材而欲取望之於閑冷之中以爲天子近臣於義夫何可辭雖然相君能容望之爲不然之客乃敢受令耳客曰不然之客奈何顛道曰相君門

寓簡卷六

八知不足齋叢書

下士以百數其親疎賢不肖予未能盡知也相君言而曰善行而曰是者皆是也使相君言而果善行而果是相與贊成之可也君子猶畏其近於諛相君言而未必善行而未必是不能以直道規諫又從而稱譽從臾之其害於政道必廣矣今使望之爲相君客得從容席間講明世務當衆人稱善與是之際獨正色抗聲而前曰不然相君某言逆於道又曰相君某事害於政廟堂議論天下治忽係焉願相君思之如是而能容之能從之能終之望之沒身於門下可也

何有於從官若以望之之言爲狂也則請從此辭弗
敢復見雖然相君德量宏遠安知其不厭於柔佞之
詞而樂於直亮之論也哉昔王茂宏之相晉元也每
與客語輒一坐稱歎獨王述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
盡善茂宏弗爲忤且歎賞之今相君欲爲稷契周召
其肯不及茂宏者乎子歸姑以吾言卜之邦彥聞之
雖不樂亦聳然加敬顧道光堯初爲吏部侍郎未幾
以議論不合致仕居信州幾三十年年九十餘終

天地陰陽之氣無不與政通山川草木之祥各以其類

寓簡卷六

九知不足齋叢書

應江海爲百谷王人主之象也水善升降以潤萬物
德澤之象也王者之國必依山川夏將亡伊洛竭商
之季而河絕周室旣卑三川乃涸皆國都也晉永嘉
初河洛江漢皆可涉危乎殆哉周澤不淡水土無所
演國家空弱民間膏血枯腊災異疊見川原堙塞危
亡之期近在朝夕蓋難以類言也

凡草木華實莖葉一發生之後歸於枯朽皆不能復生
惟其子之在核者乃能生顆粒至微而天地生成之
性具焉名萬物者不可得而名也強名之曰仁嗚呼

大哉凡生者皆仁性也天地之大德曰生非仁孰當之哉

玉有氛祲玉之病也淺曰氛深曰祲今人不曉乃謂狗葬尸氣所侵曰祲非也自有一種真爲尸氣所侵色澤昏闇者雖極古猶爲不祥物也何貴焉古玉書云耳鄭氏注考工記猶載曰珽玉六寸明自照是也

陰陽建除自是一家見於史記今歷亦用建除而不詳盡且如癸未日亥初初刻立秋卽當日亥時以前猶是六月節合作建日至亥初却還作閉日今歷便將

寓簡卷六

十知不足齋叢書

當日爲閉日非是凡涓選不可用也繆戾如此類至多未暇概舉

古今之言地理多謬誤而水名尤恩亂如司馬相如上林賦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沈存中辯其妄矣孔安國謂三江旣入震澤底定爲自彭蠡江分爲三以入震澤不知三江距震澤甚遠決無入理而震澤之大小決不足以受三江東坡辯其妄矣班孟堅謂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魯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夫一鴻溝固不能旁通六國數百里又濟

水自從千乘人海安得會于楚鄭當時言關東漕粟
從渭水道九百餘里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至河
易漕按渭汭至長安徑三百里固無九百餘里而南
山至河中間隔灞澗數大川固無緣山成渠之理劉
貢父辯其妄矣如此類極多而酈元水經誕妄處十
二三也

古之仕者如九淵之神龍將以利澤施天下見細德之
險微則高舉遠引而去之後世如駘畜耳甘腐穢之
食逐之弗去也

寓簡卷六

十一知不足齋叢書

子壯歲嘗於坐右書云侈心生當念敗德淫心生當念
速死此未能戒定者攝心以其所畏也猶賢乎放肆
不能自反者爾又曰仰則求之於天俯則求之於身
遠則求之於古人近則求之於吾君子于身于古
人者無求而不得也所謂求仁而得仁者也于君者
則有命焉外是吾無所求矣

人平居終日役役做心神耗氣力忿怒憂愁頃刻不自
樂稍得閒暇輒恍忽若有闕事逮其回光反照了無
一事爲己者茫茫然畢竟何爲喪吾真以從人好真

可憫笑以此知能自適其適者不管其他閑事也予嘗謂敝衣無所愛便於臥起而免矜持菲食無所費適於飢飽而亡貪殘陋居無所飾安於寒燠而省工木小官無所戀廉於俸祿而遠禍患視乎華服以侈外觀而無所順於身珍膳以夸厚味而無所益於生高明之居專富獨處而無所庇其族尊寵之位患失苟得而無所康於民者相去有間矣此予所謂喪吾真以從人好了無一事爲己者也

一涉世俗雖榮華富貴中無一切如意事比之賤貧違

寓簡卷六

士二知不足齋叢書

情境界猶輕若要事事如意惟山林泉石間違物離人而立於獨耳仲尼謂隱居以求其志聖言遠矣

君子當知命知時時不可爲雖公師之位立談可致君子去之謂命也況命又不偶其可強進耶天下之事成敗天也吾人也當與天爭勝乎

每閑閑焚香靜對古人凝神著書澄懷觀道或引接名勝劇談妙理或觴詠自娛一斗徑醉或儲思靜睡心與天遊當是之時須謝遺萬慮勿令相干雖明日有大榮大辱大禍大福皆當置之_一處無令一眼睫許

壤人佳思習熟既久靜勝益常羣動自寂便是神仙
以上人也一世窮通付之有命萬緣成敗處以無心
處困之極時命未通但可安貧守靜脩心養氣以道自
娛一切外事盡當屏絕雖博戲諧謔過從遊觀亦且
暫置非惟省事聊遠悔吝宴坐一室數息寧神隱忍
無為必逢亨會有外事來觸此境界便當猛省極力
止之

一生之計通塞貴賤自有定命一家之計飢寒飽煖亦
有定分皆非智力所能為也營營何益徒自苦耳况

寓簡卷六

十三知不足齋叢書

世路方艱惟退藏為得策且只一觴一詠笑傲自適
閉閣焚香讀書以窮性命之理著書以寓經濟之意
賦詩以發喜怒哀樂之心浩歌以暢幽閒曠遠之趣
焉往而不自得哉營營然者力務去之勿容其少畱
也

名位天所賦也所謂命也有以智巧奔競躁進而得之
者有以謙靜安閒恬退而得之者皆命也既曰無非
命者則躁進之多患傷義豈若恬退之全節免禍也
哉又有以用智計而反失之者亦有以背時任運而

終不得者亦皆命也既曰無非命者則聽其自然豈
不優於血指汗顏者哉而其禍福之輕重則有間矣
傳曰福莫大於無禍又曰擇禍莫若輕其是之謂乎
子是以屏居深山長谷之中而無有寂寞之歎者也
以飢爲飽如以退爲進乎飢非餒也不及飽耳已飢而
食未飽而止極有味且安樂法也

寓簡卷第六

寓簡卷六

十四知不足齋叢書

八月十三日校

寓簡卷第七

寓山沈 作詰 明遠 纂

氣行於身與日相應日行二十八宿又三十六分人氣
行一周天亦一千八分凡經脈一周其長十六丈二
尺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定息脈五動
閏以大息凡十息氣行六尺二百七十息一周於身
十六丈漏下二刻日行二十分二千七百息氣行十
二尺 周於身漏下二十刻日行五宿又二十分至一萬三
千五百息氣行盡五十營周於身計八百一十丈應

寓簡卷七

一知不足齋叢書

漏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終常以一十周加之一分
又十分分之六則奇分盡矣從房至畢爲陽陽主晝
自昴至心爲陰陰主夜凡日行一舍漏下三刻又七
分刻之四一刻氣在太陽二刻氣在少陽三刻氣在
陽明四刻氣在陰分蓋一舍而與陰分矣漏傳不止
氣行亦然噫嘻人以眇然之身而氣之運行上與天
合可無貴哉有能攝心靜坐盡一晝夜默數一萬三
千五百息息調心靜回光反照由澄諸念覺識煩動
淨慧發生身心空塵從此永滅至真之氣與陽俱昇

與陰俱寂如日行天終古不息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日新不已於長生久視乎何有

凡一時計一千一百二十五息

右子沈子調息應天數其要曰得一則長生氣與天終始周流一身中廓焉遍八極

一氣之運行出入於身中凡一時一千一百二十五息

一晝夜計一萬三千五百息真人之息以踵氣行無

間綿綿若存寂然不動與道同體

視身如雲視世如塵中有至真其樂日新

因閒坐有所得云隨順空緣等於覺觀

凡人爲善不當望報且如救護生命彼物何知雖然得

寓簡卷七

二知不足齋叢書

脫死就生何從識救我者爲某人天地神明雖云疎

而不失亦何曾事事而察之然善人須得善報者由

心田耳心田中下得善種自然生出善果故凡爲善

不望報者其種不惡也若更加之以性理之學所謂

我說法要譬彼天澤蓋使善根益得滋長耳

東坡云世無不殺之雞斯言過矣使愚俗之嗜殺以縱

口腹之欲者藉此而多殺曰是終不能免於殺殺之

無傷也豈不害於仁術哉

古語云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予雖不事口腹然

每飯必有魚肉蔬茹雜進食氣爲五味所勝蓋未嘗
知飯之正味也今年寓居貧甚久雨遂至絕糧晨興
飢甚念得飯足矣不願求魚肉也典衣得米炊熟一
餐不雜他物穀實甘香甚美八珍何以過欣然自笑
蓋予年六十有九始知飯之正味其餘不知者蓋多
矣

古人謂事順成而計工曰天誘其衷謂事大謬而謀拙
曰天奪其魄然則一切得喪無非天也計謀之工拙
天實使之所謂人爲者特偶然耳雖在人事不得不
寓簡卷七

三知不足齋叢書

盡要是冥冥中自有主者存焉毋以智巧爲也
諸器世間惟無形者有大力物莫能勝也凡有形者皆
出其下有形之中又分虛實故山河大地不能勝水
水之力不能勝火火之力不能勝風風居四之下獨
爲無形而負荷地水火終古不壞大矣哉以其虛而
無形也

君子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小人安其所不安不安
其所安夫安處善樂循理孝弟仁信忠厚廉儉居身
以敬待物以誠謹畏自重毋過其分此所謂常徽正

道動則逢吉居之可安者反是則凶險危道動輒致災居之不可安者吾當擇焉富貴亦於是貧賤亦於是至哉安乎

心之爲字蓋覆火也心火也火之性炎上養心者當抑而下之此制字之義也養生家取此水字篆文三卽坎三卦也

世有非要而著書者如何曾食疏崔浩食經九篇虞悛食珍錄李林甫玉食章皇甫嵩醉鄉日月寶平酒譜陸羽茶經段柯古髻鬢品韓渥北里志温庭筠靚妝

寓簡卷七

四知不足齋叢書

錄李習之五木經柳宗直樗蒲志彈碁經南卓羯鼓錄琵琶錄之類其數尙多又如房于里葉子裕趙明遠彩選雖戲事亦可以廣見聞劉原父以漢官儀爲彩選可以温故使後生識汗家憲令有益學者

南山一頃豆竟於危身東陵十畝瓜終以避世名利之心有盡未盡耳

天下之患莫大於農失業士失職國家失民心此土崩之勢也

必有忍其乃有濟功名以隱忍就事用兵以能忍制勝

學佛者以無生法忍成道忍固難也然忍其可忍者耳司馬懿所謂且止忍不可忍此最難也

凡人一身平日視聽言語飲食未嘗少休也唯鼻典司出入息勞役頗省然其寢寐則耳目口之用皆暫止而息之出入獨無異於晝

內經素問黃帝之遺書也學者不習其讀以爲醫之一藝耳殊不知天地人理皆至言妙道存焉文字譌脫錯亂失其本經子刪取其論天人之奧者離之合之正是之手書而藏之若其鍼石熯灸之術非所能者

寓簡卷七

五知不足齋叢書

姑置之

素問敘五運平氣與太過不及之紀金之平氣曰審平不及曰從革太過曰堅成蓋金微不能爲政但隨氣所勝革化而已至其太壯則堅成而不受火令皆非平和之氣也此與洪範不同或者素問爲是

王砒注素問敘氣候仲春有芍藥榮季春有牡丹華仲夏有木槿榮仲秋有景天華皆今月令歷書所無又以桃始華爲小桃華王瓜生爲赤箭生苦菜秀爲吳葵榮戊寅元歷皆有之

靈樞經言自然妙用以寶天真自然者天之道妙用者
性之誠二者相爲用而一也聖人以無爲體以有爲
機能入無爲而應有爲能用有爲而返無爲者至矣
聖人以無用爲基以有用爲理有用者天地之道也
無用者精神之守也得用者性命之機也故知道之
爲用非常用也人氣清則寧神不離其體氣專輔其
神神氣上下常相隨也可以長生夫天谷者泥丸也
泥丸之神是曰谷神谷神主以天真之氣爲體天真
者元性也心以性爲神神以心爲用其動在機機動
則萬化應應則蕩蕩則著於欲著於欲者爲情情生
則神亡其真故神氣不可離也人能以空入性混於
杳冥寂然而起則運用變化全其妙矣應靜而靜靜
中有神應寂而寂寂中有真此之謂也觀此數十語
至理盡矣養生之要不外是矣

莊子言知北遊玄水間無爲謂曰何思何慮則知道何
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無爲謂不答也又
問狂屈狂屈曰唉子將語若而忘之矣又問於黃帝
帝曰無思無慮無處無服無從無道始得之矣彼無

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此與少林之門人皆言所得而慧可獨無言初祖以爲得吾髓三十一菩薩各說不二法門至文殊獨曰無言說離荅問而淨名獨默然者蓋一道也古今之妙理豈有二哉欲涉擬議則已去道遠矣仲尼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此無言之言非復問荅也嗚呼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此

人能靜坐回光反照不生種種念慮則本來面目應時自見何在將心役心號爲脩證而後得之所謂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者也

寓簡卷七

七知不足齋叢書

惟達者能通性命之情微聖人孰知死生之說

佛云圓覺自性非性性有何也子沈子曰圓覺自性也而性非圓覺也圓覺性所有也謂圓覺爲性則可謂性爲圓覺則執一而廢百矣性無所不在也孟子道性善善自性也而性非善也善性所有也圓覺與善豈足以盡性哉

世人以不如意欲得而失之者爲逆境而子輿子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以失爲順則世間憂患何自而入

哉此古之至人也又曰古者謂是懸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此正覺所謂當於結心解之一解六亡者是或一道也

佛問文殊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又殊言我真文殊無是文殊若有二者則二文殊二尚不可而迦葉乃見百千萬億文殊無可擴者若真文殊何得有幻文殊幻者何幻非真

支道林說逍遙遊至數千言謝東山解漁父至萬餘言嗚呼多乎哉至言妙道一而足矣一猶爲累忘言可

寓簡卷七

八知不足齋叢書

矣奚以數千萬言爲哉此與漢之腐儒說若稽古三萬字何異且漁父一篇文理淺俗非莊子書眉山知其妄甚快人意也

竺法深在晉簡文坐劉真長曰道人何以遊朱門深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予謂深妄生分別未免於自縛也

古老尊宿語言問答之間未嘗覲面交談也而說法度人千里同音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了無差異非得道者能之耶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師云我今日

勞倦不能爲汝說僧往問智藏如前藏云我今日頭昏不能爲汝說麻谷見章敬遠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谷又到南泉威儀如見敬泉云不是不是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與我過禪版來得版便打牙云打則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際如前語際云與我過蒲團來接得亦打牙又曰打則任打要且無祖師意二三子之談一句一字神交理契冥符暗合如鎔金一範更無餘巧然則所謂禪者可誣也哉

寓簡卷七

九知不足齋叢書

玄沙示衆云諸方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來如何接得患盲者拈椎豎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瘧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予觀楞嚴會中阿那律陀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菟伽神女非鼻而聞香驕梵鉢提異舌知味舜若多神無身覺觸如來光中映令暫現既爲風質其體元無諸滅定盡得寂聲聞摩訶迦葉久滅意根圓明了知不因心念佛法可謂靈驗也

哉

古之真人能以耳視以目聽非其至也視聽不用耳目
而不易耳目之用茲可謂至矣

二十七祖云貧道八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之人
也生死之所不能制鬼神之所不能得而窺也形固
可使若槁木心固可使若死灰未必妙於此矣

古老尊宿語意玄遠非可以有思惟心世間義理所能
測度然其間自有近人情語句直指心原學者粗可
曉解或得入處如僧教童子讀經畢令持卷著函內
童子曰某念者著什麼處達磨云將心來與汝安求

寓簡卷七

十知不足齋叢書

心了不可得曰吾與汝安心竟道信乞解脫法門僧
璨曰誰縛汝無人縛曰何更求解脫曹溪云不思善
不思惡正恁麼時那个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或問實
相慧忠國師云把將虛底來虛底不可得曰問實相
作麼或問邪正曰心逐物爲邪物隨心爲正白樂天
問何以修心曰心無損傷云何要修李渤疑芥子納
須彌智常云人言使君讀萬卷書身如椰子大萬卷
書向何處著或問如何不被諸境惑藥山云何境惑
汝聽他何礙或問淨土曰誰垢汝問涅槃曰誰將生

死與汝大顛問石頭何者是心曰將心來曰無心可
將來石頭曰元來有心龍潭以餅餉天皇常畱一餅
反以遺之曰是汝將來復汝何咎僧念經雲居問念
者什麼經曰維摩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什麼經嚴
陽尊者問本來無一物趙州云放下著曰本來無一
物放下个什麼曰恁麼則擔取去或問得个什麼卽
休歇去荅曰汝得个什麼卽不休歇去是或可以推
求妙處然猶未免隔津也

佛言瞋習交衝發於相忤忤結不息心熱發火鑄氣爲

寓簡卷七

十一知不足齋叢書

兵殺氣飛動故有地獄甚矣瞋忿躁怒之害於性而
禍於身也真可畏也哉可戒也哉

佛弟子悟知六一亡義自言若復因此際會道成所得
密言還同本悟則與未聞無有差別滄山謂香嚴曰
吾說得是吾之見解於汝眼目何益後因有悟乃曰

先師當時若爲我說却何有今日事也石頭希遷曰
寧可永劫受沈淪不從諸聖求解脫此皆謂文字語
言一切非真學道者貴於自得求其自得亦無所得
乃少近耳

學佛者窮諸行空已滅生滅隨順圓化一切發生求火
光明樂水清淨愛風同流觀塵成就以此羣塵迷心
從物墮於外道夫是人者非有盜淫貪嗔之過也而
亡失知見違背圓通如此特以其徇物役心耳爲道
而不能遠於物難矣哉

見聞覺知湛不搖處念念受熏有何籌算此湛非真如
急流水望如恬靜流急不見非是無流夫妄念之纏
於心如水之逝未嘗止也不能返流全一此之妄想
無時得滅況沈著於愛欲之中而可以語學道乎

寓簡卷

三知不足齋叢書

佛滅度有遺教傳世而大弟子如聞思大士文殊普賢
皆不見所終然是三菩薩咸有大寶坊爲大道場示
現聖像或出真身變化神異如海山孤絕處如峨眉
山如清涼如天台等凡依歸誠至者皆有所見得未
曾有而佛自滅度後獨無所謂祥光感應求之不得
其理

老子出關入流沙不知其所終蓋流沙在西域天竺在
邛西才二千里豈古柱史所歸耶

摩訶迦葉久滅意根圓明了知不因心念佛所證如此

然則其所得已深矣一笑而得法若易然者由此也夫淨名曼殊解空凡有所說言下便遣了無畱朕如水中月不可執捉如空中雲無所畱礙雖八萬四千韋陀謂之未嘗說可也雖寂然無聲謂之未嘗默可也無說無默無亦無也有無非無有非有非言所及也

未入地菩薩隨順覺性猶有覺礙過患至於如來照了諸相猶如虛空則不可議矣若夫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

寓簡卷七

上三知不足齋叢書

知不辯真實吾則不知其爲何人如此隨順覺性也學佛者云智與師齊滅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予謂士之學道者亦然道德識見以至於文章語言須向古人中出一頭地方始立得脚住

西方聖人之書十二部大典之外有雪山如來梵天蓮華仙人南天竺所說書吉祥疎勒天龍天音聲人非人苦活不飲酒地居天金剛未曾有諸仙苦行觀地觀虛空一切藥草因總覺西園韋陀典其名雜見諸經又數百品皆未至中華其間必有說妙法者近世

取經來南洲者絕不聞問恨未盡見也

世間萬事之紛綸萬物之叢脞莫不有定數佛氏發明
世出世法知其本因隨所緣出雖恒沙界外一滴之
雨亦知頭數松直棘曲鴿白烏玄皆了元因又自在
主童子修學書算數印以菩薩算法算無量沙聚悉
知顆粒多少又能算知十方世界種種差別然則非
有本因定數佛亦何自而知之一涉於數無有隱顯
多寡鉅細則皆得而知之矣蓋象數之外不可測也
夫孰有出於象數之外者乎

寓簡卷七

十四知不足齋叢書

寓簡卷第八

寓山沈 作詰 明遠 纂

歐陽公晚年嘗自竄定平生所爲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後生笑

歐陽永叔以讒罷政事呂微仲時爲館職與公書曰巧言萋斐徒成貝錦之文雅行委蛇奚玷素絲之節其謹嚴精確如此文忠深歎服之

王介甫刻意於文而不肯以文名究心於詩而不肯以

寓簡卷八

一知不足齋叢書

詩名蘇眉山雖不求名隱然如玉三尺明自照不可掩黃魯直離莊子世說一步不得

王介甫不以劉子政愛君憂國深切爲忠而以揚雄劇秦美新爲美是欲使劉氏以天下予莽而雄之事叛逆爲無罪也可行乎哉

秦燴狀元及第汪彥章以啟賀會之有云三年而奉詔策固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蓋東閣郎君之未有本意求屬對之工非有意薄之也而燴父子怒以爲輕已彥章自此得罪羈置湖湘至終身不得

還近地語言之速咎蓋有無心而致之者可畏也哉
翟公異雖爲蔡京所汲引然抗直不爲屈初代宰相作
賀日有戴承表末云衆非后何戴率傾就望之心無
不爾或承永懷畏愛之德京讀終篇曰奇文也然無
承易之亦不失承字而稍加親切如何公異曰勝矣
然業已供本竟不易京亦不能奪也未幾又代作天
神示現表有云聖神受命穆清告成禹錫祖宗在帝
左右顧予湯孫末云在天對越乏清廟肅雍之儀前
寓簡卷八
二知不足齋叢書

席具言愧宣室鬼神之間京曰國有盛事如此公異
之文真爲時而出也公異徐曰疇昔不命其承抑云
過矣今日爲時而出厥有旨哉京雖惡其不遜然尚
能容之石林嘗喜道之

張衡東京賦說鬼甚衆其言偃音震子萬童丹首玄製桃

弧棘矢所發無臬音刈飛礮雨散剛痺音直必鑿煌火馳

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後凌天池絕飛梁捎所交切

螭魅斯獮蔡事切狂斬蛟自危切蛇免斯切腦方良囚耕父

於清泠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魑與罔象煙計切野仲

而穢游光入靈爲之震懼况魑

音蝮城

與畢方度朔

作梗

音哽

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

七刀切

索葦目察區

陬

祖婁切

司執遣鬼京室密清固有不韙此文雖多物

彪然情狀無所寓翟汝文公異作內中大讎文

云云

乃有託諷之意其文亦古雅有秦漢間風力

程子山紹興初爲史官以狂躁得罪歸蜀遷靖州表謝

曰爲其自作弗靖故使謫居此邇人以能自狀也

有薦人而不副所期者因荅謝牋曰金九初落曾見紿

於能言玉柄頻揮笑誤誇其解舞能言鴨陸龜蒙事

高簡卷八

三知不足齋叢書

解舞羊叔子鶴事世說所謂羊公鶴也

王庠應制舉時問讀書之法於眉山眉山以書荅云別

牋所示老病廢忘豈堪英俊如此責望少年應科目

時記錄名數沿革等大畧與應舉者同耳亦有少節

目文字皆被人取去然亦無用也實無捷徑必得之

術但如君高才強力積學數年自有可得之道而其

實皆命也但卑意欲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

讀之書之富如八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盡取

但得其所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

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以此意求之勿生
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跡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
之他皆倣此此雖似迂鈍而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
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甚非速化之術可笑可笑
承下問不敢不盡也前輩教人讀書如此此豈膚淺
求速成苟簡無根柢者所能哉此書今集中不載學
者當書紳故表而出之

子中進士科後從石林於市山子時欲求試博學宏詞
石林勉子曰宏詞不足爲也宜畱心制科工夫他日

高簡卷八

四知不足齋叢書

學成便爲一世名儒得失不足論也因授子以所編
方略又極論修習次第曰天下之書浩博無涯昔有
人習大科十餘年業成因見田元均論及論語正義
中題目元均曰曾見博士周生烈傳中亦有一二好
題合入編次其人駭未嘗見此書也元均笑因取而
示之其人慚自以未始學也雖然題目如海中沙其
要有十字而已曰明曰暗曰疑曰頑曰合音合曰
揭曰拆曰包曰胎不出此十字也子曰暗者何也曰
明暗皆言數也暗如因民常而施教是也周官因此

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題目字中不見數而藏五與十二於其間焉此最難測度若明數則如既醉備五福祭有十倫是也曰疑者何也曰堯舜湯禹所舉如何是也疑若唐虞夏商也乃是魏相傳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受詔長樂宮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高帝時自有一貢禹四人各職一時也又如湯周福祚疑若二代也乃是杜周傳贊云張湯杜周並起文選小吏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及也此爲最巧曰頑者何也曰形勢不

寓簡卷八

五知不足齋叢書

如德是也意思語言子史中相近似者殆十餘處獨此一句在史贊令人捉摸不著雖東坡猶惑之故論備舉諸處以該之也疑傳按十字但論其四此處疑有脫文既而歎曰此學殆廢絕矣吾子勉之或能振舉百年之墜典也子懶惰與世不合無意於求知終不能稱石林之遺意深所歎恨但綴緝記誦庶不全負石林所期耳爲文當存氣質氣質渾圓意到辭達便是天下之至文若華靡淫豔氣質彫喪雖工不足尚矣此理全在心識通明心識不明雖博覽多好無益也古人謂文滅

質博溺心者豈特爲儒之病哉亦爲文之弊也

作世俗應用之文富如快吏主斷並緣法令應時決遣
甲午十月二日天欲明夢宣尼令作鏡銘中云湛然清
明灼彼羣昏餘語皆不記

秦會之既主和議大帥皆罷兵權賜田宅予爲岳侯作
謝表有云功狀茂聞敢遂良田之請謗書狎至猶存
息壤之盟會之讀不樂

入之爲善須出於無心若有心則非爲善矣有爲利而
爲善有爲名而爲善有望報而爲善其去爲惡無幾

寓簡卷八

六知不足齋叢書

矣

養生家言凡人晨興索衣而侍者誤反衣以進慎勿出
聲便接取服之必有大喜讀此者往往信之而不知
其旨也清晨榮衞流行法當省節語言葆惜和氣人
多急性方著衣欲起而顛倒反覆必將躁怒叱罵則
所傷多矣若明以此告之固當知戒然或遇事輒發
不能小忍及悟則已有所損矣故爲有喜之說以誘
之人心幸其有喜必隱忍而息怒非實然也

久處窮困百事無成心若死灰掃除諸妄皆已淨盡無

所願望矣然猶未能忘者尚願逢出世師得安樂法
真氣自守內無飢渴和氣自衛外無寒暑衣食所需
不復動念耳目聰明思慮清靜步履輕健寢寐安和
活一日一月一年百年任其自然如此足矣或者至
誠所格仙佛憐念天或賜之未可知也但行住坐臥
專精凝想庶其有所遇乎

動靜當要深思得失不須先慮

心息相依息調心靜此攝心之至要神氣交養氣定神
全此存神之至要

寓簡卷八

七知不足齋叢書

予嘗客寓樓居樓下市聲喧雜初若不可耐洗心內聽
一二日後寂無所聞蓋與逃空谷者略無少異以此
自悟能從耳根返源則無所往而不靜也聞蓋塵耳
庚辰五月十四夜泊舟桐廬郡津亭下一更初惡風暴
至山川震動大木盡拔急雨如傾江水湧激大浪高
於岸旁屋冒雨登岸宿民家屋搖動欲飛去瓦聲珊
珊空中相擊墮至天明然後已移泊津亭上望江外
羣山天色昏曠濛濛有無中不可見不一瞬間烟開
雲霧峯岫層出重疊秀潤若未嘗有雲物風雨也因

浩然歎曰偉哉造物之功乃能如此今人欲以智謀
強取命中所不得有之事意將與造化爭長雄也豈
不殆哉

幼時故老爲予言汴京宣政間極隆盛時公卿輿服華
煥騎從傳呼甚寵觀聽莫不歆豔也有富人居通衢
第宅園池花竹幽深其人不願爲官後房聲色侈麗
自奉養至厚平時不至廳事未嘗與士大夫相接亦
喜讀書議論自高一夕歲暮雪中合樂張宴甚盛子
弟侍坐夜久未罷而雪勢愈盛宰相趨朝騶唱過門

寓簡卷八

八知不足齋叢書

主人笑曰此輩良苦於國家何所補益堂堂如此而
其中可愧者多矣而輩宜循分守毋妄意功名勢位
則當終身無求享此安樂不然生理一壞雖得顯位
不免如馬上趨朝輩忍凍矣衮衣繡裳世俗以爲榮
吾不與易也子沈子曰是蓋富隱者也無羨於功名
而未免於多懼尚不若吾貧隱云

吾爲兒時見蔡氏京攸父子及王黼童貫梁師成輩皆
勢傾天下及靖康之敗屠戮如狗彘夫以非材居大
位以非道擅重權未有不亡者也天地四時尚有消

息而況於人乎況爲非道者乎

客語予曰甚矣子之貧朝不謀夕而無憔悴之色豈知道者耶予曰世莫榮於仕宦而吾以嫉惡爲生靈之故明知其及禍奮然爲之人莫樂於嗜慾而予覺四十九年之非一念勇猛清淨獨寢其視柔明秀慧若脫去疾疢之膏肓也夫二事者吾不以爲難而況貧賤者曾足以動吾心乎

子沈子老矣無田可耕無園可鋤無屋可處大率皆無耳更願於身無病於心無念於人無往還於世無交

寓簡卷八

九知不足齋叢書

涉於妻兒無愛戀則亦於死生無凝滯矣天地萬物同歸於無豈不快哉

予行信州豐城欲訪靈鷲巖洞未至十里小休於道旁民居會其家飲客方起須臾有一耕夫來就主人飯襪襖荷田具主人憫其勞且飢謂曰飯未及炊也有飯客所餘肉餅爾姑饑之農夫欣然懷之而出主人問何往則曰我老母年七十啖齏飯耳此盛饌我作苦雖餒甚不忍嘗也將以饋吾母故不待飯而往耳予聆其言竦然爲起歎曰此農夫耳而知孝其親非

由學問而能然也蓋天下之性本皆如此有物敗之故不能充其性耳世之有愧於此農夫者多矣其人姓王氏

人而無心能使物亦無心狎漚是也物之無心亦能使
人忘心觀水與月塵慮亦爲之澄靜也

周世宗嘗疑涇帥史懿欲叛密詔晉州節度使楊廷璋使陰圖之廷璋明其無他懷詔書見之懿曰死不敢辭乞免妻子廷璋屏左右語之曰吾以百口保君君單騎入朝可也懿從之遂得免禍及宋有天下廷璋

富簡卷八

十知不足齋叢書

猶在晉監軍荆罕儒者疑廷璋周之戚里近親也欲殺之以爲己功每見必衷甲懷刃廷璋知之待以誠心略無疑畏會春日當宴罕儒夙興尚早徘徊獨語曰事久變生今日不可失也因假寐恍忽如夢有神人謂曰廷璋忠實無異志不可妄殺驚覺汗下悔泣擲刀於地徑造廷璋再拜謝過具言所夢廷璋愕然曰有是哉吾昔者亦夢神人來告曰汝有陰德天固報汝吾爲汝解監軍之禍可保無虞也吾夜半起坐命門客書幅紙記之方欲與君語而未敢也因探諸

懷以示罕儒其所言神人容貌衣冠劬履無差焉二人相持而泣結交終身嗚呼異哉世所謂陰報者豈誣也哉豈可忽也哉

衡山南嶽祠宮舊多遺跡徽宗政和間新作燕樂搜訪古曲遺聲聞宮廟有唐時樂曲自昔秘藏詔使上之得黃帝鹽荔支香二譜黃帝鹽本交趾來獻其聲古樸棄不用而荔支香音節韶美遂入燕樂施用此曲蓋明皇爲太真妃生日樂成命梨園小部奏之長生殿會南方進荔支因以爲名者也中原破後此聲不

寓簡卷八

十二知不足齋叢書

復存矣又傳舊宮廟臺門屹立中天氣象雄傑其西掖門常以兩鐵礎重各千鈞堵門不得妄啟遇國家出大兵有所征討則遣中使祭告用武士百人移鐵礎視出兵之數凡兵出幾萬則啟門若干尺寸法甚嚴不得少差大約不過尺餘事畢又遣使告謝武士舉鐵礎塞門如故從有廟來如此皆莫知其所謂也自廟焚之後礎亦莫知所在此制亦廢矣

寓簡卷第九

寓山沈 作詰 明遠 纂

衡山有道人本書生棄家隱山中一旦入城市藥故人
忽見之怪其神氣清明問其何爲對曰佩蕙紉蘭已
是青山獨往採芝食柏終當白日上昇故人邀飲酒
倏不見

杜子春苦貧遇老人於西市與錢三百萬用盡又與一
千萬復盡又與三千萬曰此而不悛貧在膏肓矣園
叟張老與韋義方金二十錐又與一故席帽令於場

寓簡卷九

一知不足齋叢書

州北邸賣藥王老家取錢一千萬李生遇二舅令持
拄杖於波斯邸取錢二千萬世間有如許閑錢而貧
者求一个不可得張憬藏謂馮元常於相法取錢愈
多則官愈進婁師德性自不貪使其取錢必敗盧懷
慎雖貴而貧死忽復生日冥司有三十爐日夜爲張
說鑄橫財我無一焉貧富信有定命也哉李文饒一
生食萬羊而世有終身不知肉味偶得一肉而夢羊
踏破菜園者命不同也野人樵深山中見巖間有若
甕者攀援視之有黃金滿中而歛側將傾地上遺錢

五百野人驚喜慮其散失取大石盡力搗甕甚安密
記其處因持錢以歸買飯令子孫飽食將勦力盡取
焉既至前處則失甕所在傍有老翁語之曰此神所
祕藏以鎮此山歲久將崩故以錢五百傭汝搗甕耳
因忽不見夫物之不可妄取也如此神物示見將以
戒夫世之貪求非分者非爲戲也雨斷渭橋路雷轟
薦福碑信有之矣

路允迪公弼政和中奉使三韓舟行海中忽見黑山涌
起波間山頂有光如兩日並出者官吏大恐舟師曰

寓簡卷九

二知不足齋叢書

此大龜出遊兩日者其雙目也當急以三牲祠之公
粥口占祝詞率官屬焚香再拜投牲良久乃沒又予
嘗迎親海上至補陀山望見海中數十里外有旌旗
如軍行數萬騎者洵湧東下問其人曰此大魚耳旌
旗狀者蓋鱗鬣也須臾稍近山石爲之震動偶閱宋
史見其所載罽賓漕國天神祠前有一魚骨骨之小
竅中通騎馬往來因記憶前二事書之天地之間亦
何所不有哉

唐時猶有神仙劍客俠士遊於世如非非子夜半擊劉

從諫斷其護項玉璞聶隱娘竊取劉昌裔臥內厭禳
金奩王敬弘小僕夜半入長安城取繡囊琵琶因獲
禁中玉枕三鬟女子取潘將軍玉念珠於慈恩塔相
輪上皆受劔術爲俠尚氣報怨者近世不復見亦無
傳焉

宣和間執政鄧子常家有一女子絕色然其性理乖異
多獨處寡笑言覽鏡塗妝欲半輒止未嘗竟也年十
五六時未敢議親一日見儀鸞司供張堂上有盛幄
幕大竹籠甚新潔忽命取籠觀之又令汲水數斛滌

寓簡卷九

三知不足齋叢書

之出錦數段令表裏底蓋皆施重錦襯之極穩帖入
坐籠中出甚喜因畱籠臥內時時坐臥其間雖父母
乳獲皆莫曉其意歲餘盛夏有大風雨至女倉皇入
籠且命覆之雷霆一聲烟霧充塞異香聞於內外良
久視之則已蛻去有空殼存焉耳鄧氏畏事極祕之
柙其蛻而藏之親戚知者皆不敢問

漢北地郡靈州縣在河之中隨水高下未嘗淪沒號曰
河奇又東坡作濠州浮山洞詩曰人言洞府是龜宮
升降隨波與海通共坐船中那得見乾坤浮水水浮

空其注云洞在淮上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人疑其浮也又今吳興郡南門外十里許大溪中有小洲廣一畝餘其上生草樹鬱然亦隨水高下名曰浮玉山見於圖經舊矣予鄉里也無歲不過其傍視之信然雖大水泛溢高岸皆淪溺而洲不沒旱歲溪流益減沙石俱露而此洲不增高也亦靈州之類歟天地之間萬物回薄震蕩相轉其理自有不可曉者或云潤州金山下郭景純墓亦然

武臣謝石者蜀人善相字言人禍福多中宣和中至汴

寓簡卷九

四知不足齋叢書

京徽皇聞之戲書朝字令中貴人密授其客繆以已意持問之一見輒再拜曰上天奎壁之文萬壽之象也客曰毋妄言石曰朝字者十月十日皇帝天靈節也客歸語中貴人具以聞徽皇異之石見蔡京爲言晚節當誅京大怒奏石訕侮付開封府杖而逐之紹興中石押馬綱至行朝又以其術動朝士相一字至萬錢其言巧發奇中子鄉丈人錢元素自外任召對見石書請字示之石曰君其爲監察御史乎請字言責未全也已而果然如此類甚衆子謂世間萬事無

非寓也能以無心而觀所寓焉其有以知之矣石何足以知此亦偶然耳

蔡州宣和間有一士人家書室中忽然見小蛇文章陸離蜿蜒几格間見人不驚畏不敢傷也每日惟已時則見至午乃隱去日日如此士人異之不能名也因伺其至則捕之置鐵絲籃中逮午觀之則堅冷化爲石矣其質巧妙天成雖鬼工不能加也明日已時則復蠕動旣又復爲石而屈伸蟠結之狀日日不同士人寶蓄攜來京師見中人梁師成師成歎曰此神物

寓簡卷九

五知不足齋叢書

造化之所寓也禁中有玉鼠玉兔或以其時見則其物也士遂獻之

羲獻以書名世無間然矣然王氏一門自多能書者如丞相導大司馬敦太保宏太子詹事筠荊州刺史廙丹陽尹僧虔黃門侍郎渙之會稽內史凝之豫章太守操之中書令恬領軍洽散騎常侍徽之東海太守慈特進曇首衛將軍珣中書令珉皆世受筆法往往造微入妙蓋平居見聞習熟易爲工不作難也予觀後魏盧志與其子諶皆法鍾繇書子孫累葉世有能

名至邈已上兼善草隸伯源尤謹家法白馬公崔弭
工衛瓘體其家亦多名翰浩爲最善故魏之工書者
有崔盧二門亦王氏之比耶然王氏家學才華尤著
非特書之一藝而已王筠自敘云世傳安平崔氏汝
南應氏其家相繼以文稱然不過二三世而已非有
七葉之中名德重光人人有集如吾門之盛者也考
其言信然矣

筆法自蕭翁以來模寫比擬取諸物象殆盡其妙如爲
心畫傳神也謂鍾元常行間茂密如雲鵠遊天羣鳧

寓簡卷九

六知不足齋叢書

戲海王右軍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張芝如漢武好
道馮虛欲仙羊欣如大家婢爲夫人舉止羞澀終不
似真蕭子雲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荆軻負劍鋒力
難當李鎮東如芙蓉出水文采鮮明索靖如王謝子
弟縱復不端爽有一種風流氣力獻之如河間少年
舉體沓拖不可奈何王僧虔如飄風忽舉鷺鳥乍飛
阮妍如貴遊失品不復排斥英賢王褒悽斷風流勢
不稱貌師宜官如朋羽未息舉翮自退陶隱居如吳
興小兒形質未成而骨格峭拔吳施如新亭倡人一

往揚州出語便意態生袁松如深山道士見人便退
縮張斯如辯士對揚獨語不回行必會理又書苑謂
衛夫八如玉壺冰瑤臺月婉然芳樹穆若清風逸少
飛白霧縠卷舒烟空照灼索靖草書絕世名曰薑尾
銀鉤張旭謂褚河南用筆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又謂
草書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亞栖自謂飛鳥出林驚蛇
入草懷素得古釵腳魯公得屋漏痕竇冀謂李斯釵
頭屈玉鼎足垂金凡此不惟取像工妙親切語亦甚
奇或類滑稽可喜又有韋續九品書李嗣真書評等

寓簡卷九

七知不足齋叢書

議論不及於前矣

王僧虔工書當宋武世嘗用掘筆書以拙見客至齊高
帝與論書則誦言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
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其言不
讓略無隱情蓋以齊高帝北宋孝武爲不忌嫉臣下
故也書小伎耳人主自賢而嫉能至使其臣下有隱
情避禍者況天下事治亂成敗聽言用材之間有大
於此者乎故欲盡人之能者莫若至誠而有容也

學書者謂凡書貴能通變蓋書中得仙手也得法後自

變其體乃得傳世耳予謂文章亦然文章固當以古
爲師學成矣則當別立機杼自成一家猶禪家所謂
向上轉身一路也

鄴臺瓦皆雜金錫丹砂之屬陶成先大父得其遺瓦完
全不毀琢治之爲方研愈薄而益堅瀉膩而廉密入
墨而宜筆金砂之性猶存故水漬之而不燥真奇物
也世所傳用厚若磚而燥者皆僞物也

韓退之嘗得李陽冰家所藏科斗孝經及漢衛宏官書
兩部至寶蓄之以歸公好古書也而卒以予歸公又

寓簡卷九

八知不足齋叢書

嘗得古畫人物曲極其妙謂非一工人所能運思蓋
集衆工之所長雖百金不願易以趙侍御之所親摹
也而卒以予趙君此二物皆世之寶而退之不難以
予人退之可謂不溺於多愛者矣今人有蓄書畫者
往往耳剽不識真所藏未必善非古人合作也而局
固什襲不忍出以示人至不敢自展玩可謂陋且愚
矣

昔賢謂見佞人書跡入眼便有睚眦側媚之態惟恐其
汙人不可近也予觀顏平原書凜凜正色如在廊廟

直言鯁論天威不能屈至於行草雖縱橫超逸絕塵
猶不失正體未必翰墨全類其人也人心之所尊賤
油然而生自然見異耳

唐李嗣真論右軍書樂毅論太史箴體皆正直有忠臣
烈女之像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女順孫之
像逍遙篇孤鴈賦跡遠趣高有拔俗抱素之像畫像
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像皆見義於成
字予謂以意求之耳當其下筆時未必作意爲之也
亦想見其梗概云耳

寓簡卷九

九知不足齋叢書

李陽冰論書曰吾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常於日
月星辰得經緯昭容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露布滋蔓
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耳目口鼻得
喜怒慘舒之態於蟲魚鳥獸得屈伸飛動之理陽冰
之於書可謂能遠取諸物所養富矣萬物之變動造
化之生成所以資吾之用者亦廣矣豈惟翰墨爲然
哉爲文亦猶是矣

書固藝事然不得心法不能造微入妙也唐文皇帝妙
於翰墨嘗病戈法難精乃作戩字空其右而命虞永

興填之以示魏鄭公曰朕學世南似盡其法鄭公曰
天筆所臨萬象不能逃其形非臣下可擬然惟戟字
戈法乃逼真太宗驚歎學之精鑒之明乃至於此作
字尚爾況於脩身學道爲國爲天下立大事而可以
苟簡鹵莽姑息而爲之有不敗者乎鄭公之鑒哉可
謂入神矣

曾南豐跋漢武都太守李翁邨閣西狹頌稱翁嘗令灑
池有黃龍白鹿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嘉禾連理之
祥皆圖畫其像刻石在側蓋建寧四年也子固云近

萬簡卷九

士知不足齋叢書

世士大夫喜藏畫自晉已來名畫有存於尺帛幅紙
者皆寶之而漢畫則未有得之者及得此圖然後始
見漢畫也子固之說云爾然予見王逸少帖云成都
學有文翁高朕石室及漢太守張收畫三皇五帝三
代君臣與仲尼七十弟子畫皆精妙可觀予後因從
蜀人求臨本晚乃得石刻信如逸少言然則石室之
畫又先於武都矣子固蓋未之見耶凡畫之妙欲得
其神觀耳刻之於石則如影耳猶可以概見其鬚髯
而已

或問韓幹畫馬何所師幹曰內廐馬皆吾師也此語甚善夫馬之倣儻權竒化若鬼龍爲友者其精神如電走風馳殆不可以心手形容惟靜觀其天機自然處或有以得其生成駿逸之態若區區求之於筆墨之間所見已無生氣矣九方臯賞其神俊而遺其牝牡元黃者得此道也

唐天寶中有尚書郎張璪性喜繪畫多出意象之表松石尤竒東宮庶子畢宏亦以韻度擅名一時然每見璪翰墨未嘗不心服因師問璪筆法所受璪曰吾外

寓簡卷九

十二知不足齋叢書

師造化中得心源宏驚歎而已子謂璪之言豈特畫哉蓋亦爲文之妙旨常以神遇以天合不以目視耳聽者也豈求之筆墨形似之間哉此二語可謂名言矣

寓簡卷第十

寓山沈 作詰 明遠

纂

草木之最香者如沈水旃檀龍腦蘇合薰陸金顏薝蔔
薔薇素馨末利雞舌之屬皆產於嶺表海南南遷集
云雷化已南山多苓芘薳香芬芳襲人動或數里予
嘗推其理火盛於南方實能生土土性味甘而臭香
其在南方乘火之主得其所養英華發外是以草木
皆香此實理性之自然者而前此說香自范蔚宗以
下未嘗有及此也黃帝書言五氣香氣溱脾古人固
知之矣楞嚴云純燒沈水無令見火此自佛以來燒
香妙方也

寓簡卷十

一 刊不足證爲嚴書

史稱林邑國產沈水木歲久樹身朽腐剝落殆盡其堅
實不變者勁如金石是爲沈水香又唐本草注云沈
水香出天竺單于予觀近世以香著書者皆不稱三
國而獨出南海瓊管黎母之地其外則占城真臘三
佛齊大食等國而林邑天竺單于無聞焉豈歲久土
氣變遷或者所產不富抑又蕃舶之征過於侵刻遂
不復至中華耶凡香之至美至善者惟真臘真臘之

又善者曰綠洋香中之尤物也

予官維揚春暮縱觀芍藥真一時勝賞蕃釐祠殿之側
有老圃業花數世矣一日以花來獻予售以斗酒因
問之曰人知賞花耳吾欲知芍藥之根所以赤白有
異種耶曰非也花過之後每且遲明而起斲土取根
洗濯而後暴之時也遇天晴日色猛烈抵暮中邊皆
燥斷而視之雪如也儻遇陰雲表裏滋潤信宿然後
乾色正赤無疑矣蓋得至陽之氣則色白而善補醫
家用之以生血而止痛其受陽氣不全者則色赤而

寓簡卷十

二知不足齋叢書

善瀉功用不侔自然之理也醫家未有能知此者又
云洗花如洗竹非用水也芟取其病根螻蝻蚯蚓荐
食之餘耳其言甚有理又云吾自高曾世傳種花但
栽培及時無他奇巧蓋以不傷其性自得天真故根
墜耐久近世厭常而反古專尚奇麗吾爲衣食所迫
不能免俗乃用工力智巧翦剔移徙雜以肥沃藥物
注灌花始變而趣時態十有七八異於常品矣然不
能久遠經數歲輒瘦悴縱未朽腐而花盡力矣蓋先
世之所能者天也吾之所能者人也人竟能勝天者

耶故吾視花有慚色也此言又似知道者

戲諛君子所不免然不至於虐則善矣大抵譏諂之語先發者未必切害而報復者往往奇險深酷西晉崔豹嘗詣郡郡將姓陳戲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遽荅曰民之去杼如明府之去陳恒可謂敏矣

梁張率不治生事嘗遣家僮載米三千斛還京既至遂耗太半問其故曰雀鼠所耗也率笑曰壯哉雀鼠竟不詰問沈存中嘗遊會稽登天寧寺觀鰻井井水之虧盈日與海潮相應中有靈鰻人罕得見存中偶見之與客語其事且曰鰻之狀若殿柱然客曰好麗鰻子謂張率載米之僮正用著天寧之鰻也

寓簡卷十

三知不足齋叢書

酒客爲令以詩一句影出果子名類庾語如云迢迢良夜惜分飛是清宵離清宵離者青消梨也又云黃鳥避人穿竹去是山鷺逃山鷺逃者山櫻桃也又云芰荷翻雨浴鴛鴦是水淋禽水淋禽者水林檎也但恨語太俗羣飲者出令曰迅雷風烈烈風雷兩報曰絕地天通通天地人或人曰吾得坤乾乾坤得位

汴京時有戚里子邢俊臣者涉獵文史誦唐律五言數

千首多^裡俗語性滑稽喜嘲詠嘗出入禁中善作臨
 江仙詞末章必用唐律兩句為謔以調時人之一笑
 徽皇朝置花石綱取江淮奇卉石竹雖遠必致石之
 大者曰神運石大舟排聯數十尾僅能勝載既至上
 皇大喜置之艮嶽萬歲山下命俊臣為臨江仙詞以
 高字為韻再拜詞已成末句云巍峩萬丈與天高物
 輕人意重千里送鵝毛又令賦陳朝檜以陳字為韻
 檜亦高五六丈圍九尺餘枝柯覆地幾百步詞末云
 遠來猶自憶梁陳江南無好物聊贈一枝春其規諷

寓簡卷十

四知不足齋叢書

似可喜上皇容之不怒也內侍梁師成位兩府甚尊
 顯用事以文學自命尤自矜為詩因進詩上皇稱善
 顧謂俊臣曰汝可為好詞以詠師成詩句之美且命
 押詩字韻俊臣口占末云用心勤苦是新詩吟安一
 个字撚斷數莖髭上皇大笑師成慍見譖俊臣漏泄
 禁中語責為越州鈐轄太守王疑聞其名置酒待之
 醉歸燈火蕭疎明日攜詞見帥敘其寥落之狀末云
 捫窗摸戶入房來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席間有
 妓秀美而肌白如玉雪頗有反氣難近豐甫令乞詞

未云酥胸露出白皚皚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又有善歌舞而體肥者詞云只愁歌舞罷化作彩雲飛俊臣亦頗有才者惜其用工止如此耳

司馬溫公薨時程頤以臆說斂如封角狀東坡嫉其怪妄因怒詆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閻羅大王者耶人以東坡爲戲不知妖亂志所載吳堯卿事已有此語東坡以比程之陋耳坡每不假借程氏誠不堪其迂僻也

貢禹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短褐不

寓簡卷十

五知不足齋叢書

完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凡有一子年十二禹自言如此是正七十時始生此子也禹非但不能謀國亦不善養生然猶自恨血氣衰竭

先大父官會稽時儀掾謝某疎雋尚氣好直言而土曹王某者挾勢險傲恨謝不下已譖於太守將誣按致之深文先大父爲辯白得免猶以公罪罰俸謝至簽廳掀髯自若而土曹者以進奉王黼得賜緋魚同日受命誇炫甚喜目謝曰謝儀掾之刑書薄乎云爾謝應聲曰王土曹之章服赤也何如自通守下數十人

無不絕倒王慚甚不能出一語聞者莫不快之

蘇頌嘲尹姓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
人劉原父嘲吃者云本是昌家又爲非類但有雄聲
唯聞艾氣謂周昌韓非揚雄鄧艾皆病吃此亦善謔
也蔡君謨戲謂陳亞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應聲云
蔡襄無口便成衰可謂名對君謨大不樂近乎爲虐
矣機到語不覺自至不可遏也

有故人喜諧謔見人家後房或北里倡女多隱諱年歲
往往不肯出二十以上故友戲謂曰汝等亦有減年

寓簡卷十

六知不足齋叢書

恩例盡被燒丹學仙道人買去蓋道士多誑誕動輒
年數百歲耳

高宗七夕內宴至晚忽大風雨如傾命教坊進詞有應
制鵲橋仙云柳家一句最著題道暮雨芳塵輕灑蓋
柳永詞也天顏爲一笑

西域胡人自言其國山川峻險或謂曰山高海深苑在
其貌有官奴性慧黠美目而額微高精采照人或謂
曰爛爛如崑下電明皇時蕃胡入見伶人譏其貌不
能堪相與泣訴於上前伶曰官家勿信此等淚枯棹

打不出有儒生膚色黑如漆嘗著白襪出謁無名子
戲之曰君便是白雲抱幽石也又作賦詠其黑有隔
句云行到暗碧褥前必言吾過矣吾過矣坐向退光
閣內則稱某在斯某在斯

西安諸江多名士有江漢宇朝宗買奴適姓于因命之
曰于海蓋取江漢朝宗于海也其好戲謔如此

常州有州學生夜盜僧寺狗烹之僧訴於州守以其士
類也謂曰汝能爲盜狗賊可觀者當貫汝罪生曰能
守命小賦押偷字生應聲曰僧實無義狗誠可偷罷

寓簡卷十

七知不足齋叢書

佛宮之夜吠充儒館之晨羞搏飯引來猶掉續貂之
尾索絢牽去難回顧兔之頭守笑釋之耳

以文章書語爲酒令如醉鄉日月所載亦可以見其博
聞巧發應機之敏黃魯直劉莘老丞相同在館中每
遇庖人請食次魯直頗治珍味劉北人性樸厚多云
來日喫蒸餅鄉音頗質黃不樂其簡儉一日聚飲行
令以三字離合成字或云戊丁成皿盛或云玉白珀
石碧或云里予野土豎黃云禾女委鬼魏劉未蒼黃
遽云僕當奉代以來力勅正塾如何蓋其聲大似蒸

餅之語也坐皆笑劉不樂

偽齊劉豫既僭位大饗羣臣教坊進雜劇有處士問星翁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受命之符今新主有天下抑有嘉祥美瑞以應之乎星翁曰固有之新主卽位之前一日有一星聚東井真所謂符命也處士以杖擊之曰五星非一也乃云聚耳一星又何聚焉星翁曰汝固不知也新主聖德比漢高祖只少四星兒裏政和中舉子皆試經義有學生治周禮堂試禁宵行者爲題此生荅義云宵行之爲患也大矣凡盜賊姦淫

寓簡卷十

八知不足齋叢書

羣飲爲過惡者白晝不敢顯行也必昏夜合徒竊發蹤跡幽暗雖欲捕治不可物色故先王命官曰司寤氏而立法以禁之有犯無赦宜矣不然則宰予晝寢何以得罪於夫子學官者甚喜其議論有理但不曉以宰予晝寢爲證之意因召而問之此何理也生員乃曰晝非寢時也今宰予正晝而熟寐其意必待夜間出來胡行亂走耳學官爲大笑而罷

嘉靖己酉春正月館童凌定摹 門生秦汝操鈔本

此編鈔之已二十三年矣始借門生華水部所得宋刻本讎校一過乙其誤舛數百字方爲全書藏之茶夢閣上爲老境消閒之具同志者見之必嘉余清癖也書已一笑隆慶辛未冬十月二十三日皇山七十翁姚咨漫志

右宋沈寓山先生著先生名作喆字明遠吳興人丞相該之姪紹興五年汪應辰榜進士嘗爲江西漕屬以哀扇工詩忤洪帥魏良臣陷以深文奪三官以歸故是書首著以詩獲罪之論而於第八卷中亦微及

寓簡卷十

九知不足齋叢書

其事焉先生嘗從人使金又自言曾宦維揚及爲岳侯作謝表其他行事無可考見所著寓山集三十卷已意及南北國語各若干卷俱佚不傳惟哀扇工歌載周昭禮清波別志然諱之曰寓客甲子證以梅礪詩話直齋書錄解題而始曉然也是書間有鈔傳亦鮮善本前明畢孟侯叔昭昆季所刊尤多脫誤甚或點竄原文并分段落繆本流傳徒增古書一厄耳此本爲嘉隆間無錫姚舜咨先生舊藏曾經宋槧勘定丹黃滿卷手識如新所謂讀書者之藏書也郁君佩

先得自小山堂趙氏始獲盡刊畢本之誤俾予刻入
叢書以還舊觀當亦好古者所共快云

乾隆乙未六月十有三日歙長塘鮑廷博以文氏識

寓簡卷第十

終

寓簡卷十

十知不足齋叢書

清波別志

紹興末某以前二府帥於連寓客甲以左奉議郎幹官

秩滿就須新任之次間賦哀扇工歌曰某州

按宋詩紀事作黃州

竹扇名字著織扇供官因追捕使君開府未浹旬欲戴

綸巾揮白羽新模巧製旋翦裁百中無一中程度犀革

鎗柄出蟲魚麝煤薰紙生烟霧鼓山老姥羞翰墨漢宮

佳人掩袖素銜內白取知何名帳下雄拏不知數供輸

不辨筆楚頻一朝赴水將誰訴史君崇重了不聞嗚呼

寓簡附錄

一知不足齋叢書

何以慰黎庶聞道園家賣菜翁又說江頭打魚戶號令

亟下須所無官不與錢期限遽歸來痛哭辭妻兒宿昔

投纜挂枯樹一雙婉婉良家子吏兵奪取名爲僱弟兄

號叫鄰里驚兩家吞聲喪其姬死者已矣可奈何冤魂

成羣想號呼殺人縱欲勢位尊貪殘無道天所怒邦人

蓄憤不敢言君其拊馬章臺路詩旣出時方更化深懲

告訐之弊且甲素被某知遇一旦有睽與訛致是某固

未有以發之也屬有訴甲前任貪墨事乃置獄獄具坐

法除籍一斤不復而卒議者謂此歌詩實用白氏秦中

吟之體工則工矣恃才自貽廢放於保身何取焉

梅磻詩話

沈作喆字明遠吳興人守約丞相之姪自號寓山登紹興進士第嘗爲江右漕屬作哀扇工詩掇摭洪帥魏道弼摺深文劾之坐奪三官其後從人使金南澗韓无咎遺之詩曰但如王粲賦從軍莫爲班姬詠團扇有旨哉洪有士子與寓山往來極款洽一日侵晨來訪寓山猶在寢遂徑造書室翻篋中紙詩稿在焉由是達魏之聽陳直齋吳興氏族志云哀扇工詩屬而非諷非言之者無罪也其詩不傳

寓簡附錄

二知不足齋叢書

戊午八月十三夜校畢

